

有哪些令人浑身发抖的故事？

外甥女在生日宴上，用刀捅了她的亲妈。

所有人都以为外甥女真疯了，但只有我知道，外甥女并没疯。

到最后我更发现，她的亲妈，一直竭力隐瞒的秘密，究竟有多恶心……

（本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）

1、

这天是我外甥女灿灿的生日，一大家人给她庆生。

席间一直欢声笑语，其乐融融。

然而没人注意到，坐在轮椅上的灿灿，手里突然多了把刀。

上一秒我还在敬大姨夫酒，下一秒表姐就尖叫一声，捂着肚子倒在了地上，整个人疼得缩成一团。

一旁的表弟表妹当场吓傻，哭着喊着往后躲，看灿灿的眼神，跟见鬼一样。

只有长辈们和大表哥还算稳得住，短暂的惊愕过后，大姨夫一脚踢飞灿灿手里的刀，伸出双手死死抱住她，我见灿灿被控

制，连忙跑过去查看表姐的伤势。

幸亏表姐衣服厚，躲得也及时，只被刀划破了一道口子，并无大碍。

我用力把她扶起来，拿起餐巾帮她捂住伤口，情急之下朝外甥女大吼：「灿灿你疯了？！」

灿灿不说话，她也说不了话，因为她从小就是个哑巴。

然而她死死盯着表姐，目光里满是恨意。

好像面前不是她的至亲，而是她恨不得碎尸万段的仇敌。

2、

事态被暂时控制，我下意识掏出手机，准备打 110。

表姐却紧紧抓住我的手，咬着牙冲我摇头。

我愣了愣，当即会意，面对表姐恳求的眼神，我重重叹气，无奈作罢。

灿灿虽然被大姨夫抱住，但依旧张大嘴，朝表姐发出「啊啊啊」的怪吼。

我担心大姨夫体力不支，连忙让表弟替我照顾表姐，跑到大姨夫身边帮忙。

等我用力摀住灿灿，大姨夫趁机掏出手机，打了一个电话。

很快，几个穿着白大褂，胳膊上印有「安康精神病院」的医护人员，在大表哥的指挥下，冲进了包间。

他们三下五除二，不论灿灿如何挣扎，动作十分麻利地用皮带把她五花大绑，抬上担架就往外走，我眼睁睁看着整个过程，那群医护人员虽然手脚利索，给我的感觉反而很奇怪。

再怎么着，灿灿也是我的外甥女，即使她今天确实伤害了表姐，可看着她被一群陌生人跟绑牲口一样对待，我这心里着实难受。

我刚想上前询问这是咋回事儿，大姨夫却拦住我：「是我让他们来的，你外甥女，可能真疯了。」

表姐眼瞅着灿灿被抓走，哭着喊着也要跟上去。

一大帮亲戚怕出意外，连忙把她拦住，表姐没了办法，捂着肚子坐在地上号啕大哭。

那哭声里有伤心，有难过，还有深深的委屈。

之后，大姨夫和大表哥跟车去了精神病院，而我和其余的亲戚安顿好表姐，便打道回府。

坐上出租车，我不禁胡思乱想。

因我经营的二手金店最近生意惨淡，心情本就烦闷，今天又亲眼所见骨肉相残的悲剧发生，更加心烦意乱。

但最让我困惑的，还是表姐与灿灿这对母女之间，究竟有何深仇大恨？

竟迫使灿灿要置亲妈于死地？

想来想去，我越发头疼，恰巧酒劲儿发作，便在车座上睡着了。

可梦中，全是灿灿狰狞的怨恨面容，无论如何挥之不去。

3、

说起灿灿，她的人生极其坎坷。

灿灿八岁以前，表姐两口子因为去外地打工，曾把灿灿寄养到我家，所以我和灿灿感情挺深。

但自从灿灿八岁那年，表姐和姐夫从外地回来，把灿灿接走以后，一切就都变了。

先是姐夫因食物中毒不幸英年早逝，留下孤儿寡母相依为命，紧接着，灿灿又得了大病，虽然最后治好了，但也因此落下失语的后遗症。

然而，令人扼腕的不幸还在后面，十四岁那年，灿灿又被诊断出白血病，经过长达近两年的化疗，灿灿的头发全掉光，牙齿也全部脱落。

再后来，灿灿更不幸因病导致下半身瘫痪，从此只能与轮椅为伴。

不论是家中亲戚还是街坊邻居，但凡提起表姐和灿灿，无不哀叹连连。

而表姐为给灿灿治病，常年打两份工，日夜操劳，连一件新衣裳都舍不得给自己买，再加上她性格本就要强，不愿让人看不起，所以尽可能不去麻烦亲朋好友，除了逢年过节聚上一次，其他时间几乎很少和家里人来往。

我心疼母女俩，偶尔会打电话聊表关怀，送些柴米油盐，或通过人脉，给表姐介绍些家政差事，略尽一些绵力。

其他的亲戚，关系好的，自然也是能帮就帮。

如此点滴的帮衬，虽不能让表姐一家脱离苦海，但足以勉强维持生计。

万万没想到，前些天发生的事情，却将来之不易的安宁彻底击碎。

「女儿险些弑母」这类奇闻，更令所有亲戚大跌眼镜，所谓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，眼下各个亲戚群里传得沸沸扬扬，几乎炸开了锅，人人都在讨论灿灿为何要拿刀伤害她的母亲？

更奇怪的是，自从出了这档子事儿，大姨夫全家没给任何解释，反而集体静默，着实耐人寻味，一时间众说纷纭。

我正捧着手机滑拉群聊信息，店门的风铃突然响起。

表姐背着鼓鼓囊囊的双肩包，推门而入。

不等我开口，表姐抢先说明来意：

「老弟，现在金价多少？我想出手黄金。」

我愣了愣，下意识反问：「你有多少？」

表姐谨慎地看了眼门外，缓缓拉开背包。

一片明晃晃的金光闪烁，露出满满当当的黄金首饰，不下几十件。

直惊得我目瞪口呆。

4、

我掂了掂背包的分量，至少得有五斤重……

按照市场行情，回收一克黄金 400 块钱来计算，这一背包金子的总价值，怕是不止 100 万！

我万分惊讶地看着表姐，大脑一片空白。

表姐也不废话：「能不能收？」

「收肯定能收，但这么大的量，我吃不下，只能收一小部分。」

可我实在忍不住好奇：「不过姐，你这么多黄金，是从哪儿来的啊？」

印象中，表姐这些年为给灿灿治病，几乎倾家荡产，而她的工作只是给人做家政，打扫卫生之类，收入微薄的前提下，完全没有可能拿出如此巨量的黄金。

表姐却给出了看似合理的解释：

「往年为了给灿灿治病，我在网上筹过款，有的人不光给现金，还会送金首饰，零零散散的加起来，就这么多。要不是灿灿这次住院得住一段时间，我实在没钱，逼不得已才拿出来倒腾。」

「可是。」我想争辩，因为表姐的措辞实在牵强，「可是这也太多了吧？！」

「是挺多，但毕竟十来年了嘛……」表姐的眼光稍有闪躲，显得很没底气。

「十来年？」我意识到关键，「那你从很早就帮灿灿在网上筹款了？我怎么从没听你说过？」

表姐并未回应，直接绕开话题：「你到底能不能收？」

出于亲戚关系，尤其是给灿灿治病，我这个做表舅的，不帮的确说不过去。

可如此多的黄金，仍需谨慎，于是我只收了 50 克的黄金首饰，给了表姐两万块。

不过我做了个顺水人情，给了她同行的联系方式，说提我的名字，开价能高一些。

表姐拿了钱，没有多待，扭头就要走，看样子很急。

我慌忙叫住她：「灿灿咋样了？」

表姐头也不回：「她挺好的，你就别操心了，忙你的吧。」

送别脚步匆匆的表姐，我打量着柜台上的 50 克黄金首饰，老觉得不踏实。

毕竟红口白牙，无凭无据，就算是亲戚，也要担风险。

如果不是怕被表姐挑理，搁外人，这 50 克黄金即使我收，也得仔细地掂量掂量，哪能这么痛快。

但既然是为了给灿灿治病，我并未有太多疑虑。

隔了一天，我思来想去，还是更担心灿灿，便决定去医院探望。

然而半小时后，当我提着一箱纯牛奶，来到安康精神病院的住院楼，却从护士口中听到令我震惊的消息。

「啥？没这号人？！」

我愣住了。

护士点点头：

「我确定没这人，而且这几天也没病号送进来。」

奇了怪了！

那天我明明亲眼看见，一群衣服上印着「安康精神病院」的白大褂，把灿灿抬上了救护车，表姐来找我出手黄金，也说的是「灿灿这次住院要住一段时间」，可怎么我来到医院，竟被告知查无此人呢？

我试探着问出心中疑惑，护士却满脸不悦：

「你听谁说我们医院会跑到外面抓病人？电视剧看多了吧？精神病院直接抓人可是犯法的！退一万步说，就算要抓，也得首先确诊患者的确是精神病，且拒不配合来院治疗，家里也拿他没办法，那我们可以在家属的陪同下，采取强制措施，但也得提前向有关部门报备，得到许可后才能实施，而且首要原则，是不能使用暴力，真不是你打个电话说抓就抓的。」

护士一番义正词严的普法教育，把我说得哑口无言。

回想几名白大褂粗鲁地将灿灿摁在地上，跟绑牲口一样拿皮带五花大绑后押上救护车，我越想越觉得离谱。

懵逼了好一会儿，我终于意识到其中大有蹊跷。

索性打了车，直奔表姐家。

5、

「谁啊？」

敲门后，传来大姨夫的声音。

「我，大姨夫，我来看灿灿！」

「她不在家，住院了。」

「可我刚从医院回来，护士说灿灿没住院啊，还说灿灿压根儿就没进医院！」

话问完，屋里却戛然沉默。

我又连叫几声大姨夫，始终无人回应。

突然，我听到摔桌子砸板凳的重响，下意识呼喊：「没事儿吧大姨夫？！」

屋内依然不理，碎响反倒一阵接一阵，稀里哗啦地乱砸一气。

我心里开始焦躁不安，怕出什么乱子，于是跑到楼外，抬头往上望，只见窗户被突然打开，满脸慌张的灿灿探出头来，神情渴求，朝我扔下了一枚纸团。

我弯腰捡起来，再抬头，窗户已被迅速关上。

带着疑惑，我打开纸团，只见揉成褶皱的纸面上，写着一行歪七扭八的字，却令我大惊失色：

「舅舅救我！」

6、

我当即冲上楼梯，连敲灿灿家门：

「灿灿！灿灿！你没事儿吧？！」

可屋里陷入一片死寂，这令我越发急切。

无可奈何下，我掏出手机，朝里面喊：「再不开门我报警了啊！」

话音刚落，大姨夫喘着粗气打开了门，但只开了门缝，跟防贼似的。

说实话我很生气，毕竟我是灿灿表舅，又不是小偷，犯得着这么戒备？

情急之下，我掰着门缝就要往里挤。

大姨夫死死抓着门把手，俩眼一瞪：「大外甥你这是干什么？！」

「灿灿呢？我听屋里跟打架似的，怕她再出什么事儿，你快让我进去！」

「灿灿今天不方便，你先回去，过两天你再来。」

我态度坚决：「不行，我今天就得见！」

大姨夫愣住了，他似乎完全没想到，我竟如此执拗。

但他拼了老命地抓住门把手，死活不给我开门，我俩就跟拔河一样，谁也不松手。

就在这节骨眼儿上，表姐的声音突然从身后响起：

「咋了老弟？你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？」

我心中一惊，手上脱力，大姨夫趁机一把关上门，我下意识要去拉，却被表姐拦住。

「诶诶，这是干啥！」

「我要见灿灿！」

「灿灿今天状态不好，不方便。」

「到底有啥不方便？刚才我还听见屋里乱糟糟的，灿灿肯定有事儿！」

「她需要休息。你先回去吧老弟，下次肯定让你见，但今天真不行。」

表姐毫不留情地把我推开，不容拒绝地下达逐客令。

即使心里不情愿，但人家亲妈都开口了，我老杵着不走也不是办法，于是我想通了，只好无奈转身：「行吧，那我改天再来。」

表姐立马换了笑脸：「好嘞，过几天我保证会让你见到灿灿，慢走不送啊。」

我点点头，快步走到楼外，抬头望向灿灿的房间，只见窗帘紧闭，无法看到一丝屋内的场景。

再想到字条上的「舅舅救我」，还有大姨夫异常古怪的举动，以及表姐毫不讲情面的哄撵，今天这一顿闭门羹，直吃得我心里五味杂陈。

如此看来，「女儿险些弑母」事件的背后，远比我所想象的，还要复杂。

7、

回到店里，我审视着灿灿的求救字条，实在坐立难安。

表姐等人一系列的反常行为，简直是诡异敲门——诡异到家了。

然而我突然想到一个关键点，急忙跑到附近的网吧，打开众筹善款的网站，输入了灿灿的全名。

结果，我惊呆了。

由于众筹网站向大众公开，并要求公众监督的性质，我未费多少周折，便查到了以灿灿名义发起的众筹记录。

记录显示，前后十年间，表姐居然为灿灿众筹了不下十几次！

而每次众筹的款项，少则十几万，多则几十万！

最令人惊叹的，是每个众筹页面，均放着灿灿身体孱弱，骨瘦如柴的凄惨照片，且一张比一张揪心，而我这个当表舅的，竟然从来没看过。

我一页一页地浏览下去，越看越心惊，但也发现不计其数的好心人留言。

大多是鼓励灿灿坚持下去，与病魔顽强抗争，还有夸赞表姐不离不弃，母爱无私的正面言论。

虽然一切展现得很正常，一群善良温暖的热心人，向处于悲惨境遇的灿灿施以善举，要多正常有多正常。

但我是在切实感受诸多离奇以后，才发现这些信息，所以眼下的每一笔众筹款项，每一条留言，都令我感到说不上来的古怪。

我又下载了灿灿的照片，用识图网站搜索。

结果，更令我瞠目结舌。

原来表姐不止在一家众筹网站上发动筹款，而是在多家知名众筹网站均有发布。

我粗略地估算一遍，表姐筹集到的善款，总额竟然超过数百万！

而我在众筹页面，并未看到任何与「黄金」有关的记录。

据表姐所说，除去赠予现金善款的热心人，十几年来还有人通过赠送黄金的形式，帮助她们母女，既然如此，就不可能一条与之相关的记录都没有。

除非……

我突然细思极恐：

难不成，那些黄金，全是表姐自己花钱买的？

而她的钱从哪儿来……？

还有，这么多年，表姐一次都没说过，她居然会在网上众筹善款……

想到这儿，我不禁头皮发麻，如坐针毡。

8、

回到店里，我给朋友李姝打了电话。

她是一名记者，最近从报社的娱乐版块，调到了社会新闻版块，天天跑外勤，正愁找不到新闻素材。

我把来龙去脉讲给李姝，出于职业敏锐性与洞察力，李姝边听边皱眉，很快得出结论：

「有可能，你表姐是通过『为女儿治病众筹善款这』种方式，牟取巨额不义之财，而且屡试不爽，成功率很高，再加上你外甥女治病也花不了那么多钱，所以这已牵扯到诈捐的嫌疑。」

「可是话说回来，灿灿的确够惨，以她们母女俩的经济状况，也确实需要社会资助。」

「这就是矛盾的地方。」李姝若有所思，「光治病肯定花不了几百万，剩余那些钱的用处，理应公开，就跟发票报账一样，

让大家都知道你拿钱干吗了，但被你表姐刻意隐瞒了，既然隐瞒，那肯定有不敢告人的勾当。」

听到「勾当」二字，我不禁皱了皱眉，李妹给我个抱歉的眼神，继续分析：

「还有一点，网上众筹的我见多了，从没听说过有送黄金首饰的，这事儿本身就离谱。很大概率，黄金是你表姐动用善款私自购买，所以我现在总结出一个观点，你表姐很可能是担心利用灿灿敛财，某天会被旁人揭发，到最后被迫退还善款，所以才处心积虑地隐瞒这一切。」

我点点头，顺着她的逻辑认真梳理：

「那咱捋捋啊，现在有几个疑点，第一，灿灿在生日宴上拿刀捅了表姐，事后大姨夫只是轻描淡写说了一句『灿灿疯了』，就算一大帮亲戚问到底为啥疯，大姨夫他们从头到尾也没给出任何解释。」

「第二，我去精神病院找灿灿，结果灿灿根本没住院，护士还告诉我，医院抓人犯法，这说明表姐撒谎了，而抓走灿灿的那帮护工，有大问题。」

「第三，表姐找我出手大量黄金首饰，说是好心人赠予的，换钱给孩子治病，可经过我的调查，我们现在合理怀疑，黄金是她动用本应给灿灿治病的善款，私自购买的。但我想不明白，她买这么多黄金首饰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这显然已经超出了私人收藏的范围。」

「第四，短时间内我表姐急于出手大笔黄金套现，可她这些年通过众筹敛财数百万，想来也不缺钱，且现在看来，她并非为了给灿灿治病才出手，那她着急套现的真实目的，又是什么？」

「第五，就算我是灿灿的表舅，大姨夫也死活不让我进屋看一眼灿灿，这说明家里有很大的问题，而灿灿扔给我的求救字条，就是最直接的证据，说明她身处危险之中。」

李姝听完我的分析，频频点头，却突然发问：

「对了，灿灿有手机吗？或者家里有没有电脑，上不上网？」

我想了想，很肯定地摇头：「没有手机，她整天坐轮椅，听表姐说她很少下楼，而且我也不记得她家有电脑。」

「那就更奇怪了！」李姝瞪大双眼，「我怎么觉得，你表姐是想让灿灿跟外界完全隔绝，故意不给她买手机，也不给她买电脑，甚至可能家里连网线都没扯。说句难听的，灿灿困在家里，跟坐牢有什么区别？」

「坐牢？！」我惊了，「不会吧……」

可是话一出口，我发现很难说服自己。

的确，以前我没往这方面寻思，但经李姝一提醒，她妈不让她出门，大姨夫跟看守似的，不让外人进，灿灿整天困于那间小屋，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可不就跟坐牢没啥区别！

李姝眯起睿智的双眼：「这样吧，我找以前娱乐版块儿的摄影师，去他们家附近蹲守几天，看能不能拍到一些猛料。」

「靠谱吗？」

李姝胸有成竹地笑了：

「永远不要小瞧狗仔。」

9、

三天后，李姝来到店里。

「这家人真的很古怪，你看。」

她掏出手机，点开几张表姐还有大姨夫外出的照片，却唯独没有灿灿。

「摄影师说，你外甥女一次都没出现过。而且最古怪的，是这家人的生活跟国家机密似的，你表姐的保密措施，做得那叫一个滴水不漏。」

我不断翻看照片，想不通既然表姐不让灿灿离家半步，又为啥带灿灿出来见这帮亲戚？

我说出心中疑惑，李姝笑得充满深意：「这你就不懂了，如果她从不带孩子外出，那才会让人感觉有问题。」

「啥意思？」

「榆木脑袋，你想啊，她带灿灿出来，见见你们这些亲戚，聊聊灿灿的近况，是不是会让你们有一个『灿灿一切都好，不用担心』的印象？而且你仔细回忆，是不是一年到头，你们都聚不了几次？」

我顺着她的逻辑一寻思，卧槽还真是！

碍于灿灿本身说不了话，出行也不方便，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表姐独自和我们聚餐，席间她讲述的内容，基本是灿灿最近如何如何，病情是否好转，诸如此类。

而我们听到的大多是喜讯，以及表姐有多么不易，为养活灿灿，日常打两份工，说到动情处，表姐甚至会哽咽落泪。

于是亲戚也会跟身边朋友聊起表姐的心酸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但凡知道灿灿的人，也知道她家有多么艰难，所以经常有些社会福利，诸如低保、贫困户资助金啥的，大家伙都会帮表姐张罗。

但如果真的计较，我突然发现，好像一年到头，我能见到灿灿的次数确实越来越少。

今年唯一一次见灿灿，正是生日聚会那天，可当时她掏出了一把刀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捅向了表姐。

这说明表姐与灿灿之间有了不容调和的天大矛盾，已然迫使灿灿起杀心的可怕程度。

而这个矛盾，目前来看，表姐正竭力隐瞒。

但还有一点说不通：

因为当天那几个白大褂，无论怎么看，都像是正儿八经的医护人员。

不说训练有素，起码架势一板一眼，甚至还有辆救护车在外候着。

大姨夫再神通广大，可为了掩盖利用灿灿敛财的事实，总不能搞出一整支医疗队，来糊弄我们这帮亲戚吧？

难不成是灿灿真疯了，表姐怕她疯起来报复社会，才把她完全禁足？并且联系了另外的精神病医院，随时防范灿灿发疯？

我把这事儿说给李姝，她直接打电话请教医生朋友：「普通人有没有可能取得救护车的使用权限？或者买一辆救护车？」

结果人家说，市郊有个专门的报废车厂，你去那儿，别说救护车，就是压路机你都能买着，而且条件特别简单，无非四个字：

「只要有钱。」

挂断电话，我二话不说，招呼李姝拉下店门。

坐上她的大奔，直奔报废车厂。

10、

走到地方，我俩当场傻眼。

车厂后院，摆满了各种特殊车辆，不仅有救护车，还有挖掘机、重型吊车，种类十分齐全，涵盖各种用途。

只不过大多数都破败得不成样子，有的甚至锈迹斑斑，损毁严重。

据老板说，如果救护车快到报废年限，急救中心会提前把车送到车厂来，如果老板看车的状况还能接着开，也没啥大毛病，就会留下来当二手车卖，开价不高，来问价购买的人也不少。

不过要想开走，得有个条件，抹掉救护车的涂装，改成普通车辆。

我给老板看表姐和大姨夫的照片，问他见没见过这两人。

老板看了半天，摇头说没见过。

我接着又问，最近有没有卖出去一辆救护车？连涂装都没改的那种。

老板想了想说：「还真有！」

前段时间他就卖了一辆，买家提的要求挺奇怪。

当时老板的意思是，这种车你买回去，得从我这儿把「救护车」三个字的涂装给抹掉，不然你开出去捅了篓子，我可担不起责。

但当时他记得，那位买家坚持说不改涂装，就留着「120」的标志。

老板问他什么用途，他说是某某医院外包的急救单位，还给了一张盖戳的证明。

我问老板，那客户让改的新标志，是不是「安康精神病院」？

老板蓦然瞪大眼：「你咋知道？」

李姝直截了当地问：「那天的监控有吗？」

老板目光警惕：「你们二位是……？」

李姝掏出了记者证，我掏出了钱。

半个小时后，当监控中出现了一张熟悉的脸后，我忍不住倒抽一口凉气。

那个人，虽然平日里我几乎没和他来往，但他的脸，我再熟悉不过。

因为他正是灿灿生日那天，领着医护人员冲进包间的男人：

我表姐的亲哥，也是我的大表哥。

想起那天生日宴上，是大表哥指挥着医疗队，将灿灿像捆绑牲畜一样五花大绑。

这一刻，我毛骨悚然。

11、

万万没想到，大表哥竟然真的搞出一支假的医疗队，跟我们这群亲戚玩障眼法！

那么之前的一些疑点，也就都说得通了。

表姐之所以带灿灿出来见亲戚，其实是留有后手的，这说明表姐一早就算准，灿灿情绪不稳，可能会出幺蛾子，关键时刻就需要外部力量的迅速介入。

所以那天灿灿用刀捅伤表姐后，大姨夫打了电话，医疗队转眼抵达现场，手脚异常麻利地把灿灿带离，这恐怕正是为了防止灿灿过激，使表姐的秘密败露，而提前进行了多次演练。

医疗队既然是假的，就肯定不能带灿灿去真的医院，所以当天他们就把灿灿带回了家。

这也是为什么我跑去安康医院，却被告知查无此人的原因。

至于表姐究竟想隐瞒什么，基本也已经水落石出。

正如李姝所说，表姐涉嫌诈捐，但她不想被人揭发，因为一旦事实败露，她所牟取的巨额财产，很有可能会被强制性要求退还，并且将失去所有人的信任，从此也不能继续以灿灿的名义发起众筹。

仔细想来，这一切全是表姐一家围绕灿灿设的一个局。

博取同情，以此牟利的目的昭然若揭。

每一次和表姐见面，她都极尽向我们哭诉，生活多么不易，灿灿倍受病痛折磨，暗示自己一家还需要更多帮助。

而我们这些亲戚，多少都会帮衬不说，基本还会跟身边的亲戚朋友讲述，最后表姐成功把自己塑造成「为救闺女无私奉献的伟大母亲」，博取了不计其数的同情与捐赠。

渐渐是，她凭此「财富密码」赚得盆满钵满，另外还要不断巩固自身人设，以便牟取更大的利益。

眼下，如果我去找表姐，她肯定矢口否认，所以大表哥成了关键的突破口。

于是我给大表哥打去电话，借口约他出来喝茶，想跟他见一面。

结果大表哥的回答很扭捏：

「那啥啊兄弟，我有事儿要办，改天吧，改天我请你。」

他不但婉拒了我的邀请，甚至直接挂了电话。

我和李姝对望一眼，她也满脸惊讶。

就在此时，李姝的电话响了，她接起来，脸色却逐渐凝重。

挂断电话，李姝连忙催促我走：「摄影师说你表姐一家，貌似要跑路，让咱们赶紧过去！」

「跑路？」我顿时头大，「你确定吗？」

「大包小箱的行李都装满了，连搬家公司都找来了，这不是举家搬迁，难道是出门旅游啊？」

李妹接着问我：「哦对了，你大表哥是做什么工作的？」

我挠头想了想说：「他没工作啊，这么多年就偶尔打打零工，整天游手好闲的。」

「那更不对了，摄影师说他开着一辆宝马 7 系去接你表姐！」

「啥？宝马 7 系？你在开玩笑吧？」

「我有必要开玩笑吗？过百万的豪车，如果他常年没固定工作，家境又不好，也没中彩票一夜暴富，那他哪来的钱买宝马 7 系？拆迁吗？」

我边系安全带边说：「不可能，我表姐家就那套老房子，一大家人挤在那儿，住了好多年了。」

「哎呀你真是榆木脑袋，你表姐一天打两份工，大部分收入拿来给孩子看病，日子过得紧巴巴，你大表哥游手好闲却能开得起宝马 7 系，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？」

我一拍脑门，把前因后果串联在一起，猛地大呼：「我明白了！灿灿捅伤表姐那事儿，在我们整个家族里都传开了，周围街坊邻居也是议论纷纷，还有不少人打听原因，所以这节骨眼儿上，表姐要想不败露，貌似只能尽快搬走！」

「你可算明白了！走着！」

李姝一脚油门到底，向着灿灿家加速行驶。

12、

到了地方，李姝刚停下车，我就看到一辆黑色的宝马 7 系拐出小区大门。

开车的人正是大表哥，而坐在副驾上的，正是大姨夫。

我连忙指着车说：「就那辆，快，跟上去！」

李姝猛打方向盘，原地掉头，紧追其后。

兴许是大表哥发现了我们，他不断提速超车，正好又是五点多钟的下班高峰期，很快甩我们老远。

幸好李姝车技了得，我们仍能看到宝马的车尾，始终穷追不舍，最后在机场赶上了他们。

一通左拐右转，大表哥最终将车停在航站楼大门口，眼见表姐和大姨夫提着行李，手忙脚乱地下车，逃也似的就要往航站楼里跑，我直接一把推开车门，拼尽全身力气冲刺过去，堪堪拦在表姐身前。

面对突然出现的我，表姐显然没有预想中的惊讶，略微局促过后，她拖着行李掐着腰，盯着我问：「怎么了老弟？你这一天天不用开店吗？」

大姨夫也急了，连忙催促着说：「哎呀你别管他了，赶紧上飞机，马上就要误点了！」

我伸开双手，拦住他俩去路，正色地问：「姐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？」

随之我又探头往车里望，心里却猛然一惊，因为我发现灿灿并未在车里！

表姐撩着头发，满脸的不悦：「我有必须要告诉你的理由吗？」

我脱口而出：「那灿灿呢？怎么没跟你们一起？」

「你管这么多到底想干什么？」表姐用力推了我一把，「你给我起开！」

她使劲儿一推，我注意力又都在车上，脚下不稳，身子踉跄，顿时引来周围路人的注目。

兴许是感受压力，不愿声张的表姐强行挤开我，拖着箱子就要走，我一把抓住她的胳膊：「你不告诉我灿灿在哪儿，我是不会走的！」

「我就不告诉你，你能怎么着？」表姐寸步不让，掐着腰停下步子，大姨夫走上前，蛮横推揉我的肩膀，「大外甥，我警告你，别找不自在！你再胡搅蛮缠，我可就……」

不等他说完，我当场打断：「我可知道你们的事儿了，不想我揭发你们，现在就告诉我灿灿在哪儿。」

这句话一出口，表姐和大姨夫的脸色大变，尤其是大姨夫，张大了嘴，满脸不敢置信地看着我。

「你都知道什么了？」表姐短暂的惊愕过后，略微镇定下来，开始有意套我的话。

「你不用管，你只告诉我灿灿在哪儿就行。」

大表姐气得咬了咬牙，指着身后：「她跟她大伯待几天，我和我爸出去办事儿，过两天就回来。怎么，有问题吗？」

「那你们为啥要搬家？」

表姐愣了一愣，随即反应过来：「你跟踪我？」

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」

大姨夫急不可耐，终于没有耐心，他一把拉过表姐的胳膊，转身就往航站楼里走，我虽然抓着表姐，但附近的保安显然也注意到动向，纷纷向我和表姐走来，我见状不妙，手下意识脱力，眼瞅着大表姐就要走进航站楼。

突然，李姝在身后大叫一声：「老钱，你看！」

我转头看去，只见表哥开着的宝马 7 系还没走，但李姝指着后备厢的盖子，一脸惊慌。

起初我并未领会她的意思，然而顺着李姝手指的方向，这一看，我立马惊觉哪里不对劲。

因为那后备厢的盖子，不停地在动。

像是，里面装了一个大活人。

13、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！

李姝一嗓子吼出去，表哥立马发动汽车，作势要跑。

我打量着颤动的后备厢，可谓心急如焚，连忙朝宝马 7 系追了过去，身旁的表姐和大姨夫也不走了，看样他们想拦，可碍于周边耳目众多，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，只得踌躇在原地。

所幸前方有车排队送人，宝马 7 系虽然性能强劲，却无法前行，只得原地掉头。

李姝急中生智，声嘶力竭地大喊：「人贩子抢了我们的孩子！！他要跑了！！求求大家拦住他！！」

惊天地泣鬼神的呼救，吸引了在场所有行人的注意，保安听到求救声，也追了过来，其中一人眉头紧皱：「怎么回事儿？」

李姝分分钟奥斯卡影后上身，哭诉道：「我们的孩子，被那个人贩子抓走了！就被他藏在后备厢里！！」

说完就去追，边跑边号啕大哭：「求求你们了，我求求你们了！帮我追上他！！」

一哭不要紧，附近的行人一听说有人抢孩子，立马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，如人潮般霎时凝聚，堵住了宝马 7 系的去路。

果然群众的力量最伟大，眨眼间，宝马 7 系的四周站满了路见不平的乘客，堵得水泄不通，表哥不断轰鸣着发动机，试图威

吓拥堵人群，可没有人为他让路，大家伙全都义愤填膺地要他下车。

李姝则在车后持续地贡献哭声，简直泪如雨下，真真切切地演成了孩儿她妈。

很快，表哥彻底没了法子，他熄了火，坐在车里也不下来，双方僵持着，直到对讲机喊话的声音响起，我抬头看去，只见一队身着制服的民警出现，他们快步跑来，满怀关切地问：「这位女同志，怎么回事儿？」

李姝哭得更起劲儿了，她抹着眼泪说车里的人光天化日抢孩子！

人群中立时爆发一阵谩骂。

她又站起来，整个人趴在后备厢上，说自己的孩子就在里面！

警察一听这话，那还得了！

法治社会，朗朗乾坤，竟然有人公然抢孩子，还有王法吗？！

带队的警察立马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走到车窗边，重重敲了几下车窗，勒令大表哥下车接受检查。

大表哥面对群情激奋的围观群众，吓得着实不轻，他缓缓把车窗按下一条缝，脸色虽然难看到极点，但还是陪着笑对警察说：「警察同志，您别听她瞎说，我根本不是人贩子，更不认识这人，后备厢里也没孩子，她就是个神经病，来公共场所捣乱的。」

警察看了一眼李姝，继而审视着大表哥，这时群众开始发挥力量：

「你要没鬼，打开后备厢让人家看一眼不就完了？」

「对啊，到底你是不是人贩子，光说也没用啊！」

「是啊，该不会做贼心虚吧？」

话音刚落，警察的脸色更加凝重，因为事件完全升级了，已经从彼此双方的矛盾，扩大成为影响公共秩序的群体性事件，如若今天大表哥不能打开后备厢，绝不可能轻易一走了之。

可大表哥扭扭捏捏，费尽口舌说了一堆，最终警察大手一挥，态度坚决：「好了！别解释了，麻烦你给开下后备厢。」

表哥咬咬牙，突然将目光投向我这边，只见表姐和大姨夫正满脸惊慌地靠近，原来他们还没走，看他们的紧张反应，更笃定了我的猜测。

于是我走上前，朝人群呼喊：「大家好，我是孩子的父亲！孩子就被这个人给抢走了，今天他要是不给开后备厢！」

我径直跑到车头前躺下来：「就从我的身上碾过去！！」

听了这话，群众更加激动，大呼小叫着催促大表哥，个别没耐心的已经飙起国骂。

局面不断趋于失控的边缘，警察的脸色也愈发难看，于是在勒令三次后，他给大表哥下了最后通牒。

大表哥眼见围观的人群，山呼海啸般越聚越多，脸色煞白，额头不停滑落豆大的汗珠，无奈之下，他只好在如山的压力面前低头，慢慢推开了车门。

三五警察眼疾手快，连忙将其控制住，带队的警察拉下后备厢的开关。

随着「咔嚓」一声脆响，所有人同时屏息凝神，纷纷瞪大了双眼看向车尾，车头处人群攒动，自发地涌动靠近，我立即站起身，快步走到近前。

一看之下，我不禁倒抽一口凉气，耳畔，响起阵阵惊叹。

只见头上光秃秃的灿灿，嘴上被缠着厚实的胶布，四肢也被扎线带捆得结结实实，整个人蜷缩在后备厢里，像是一只受惊的小绵羊。

无助，可怜。

她瞪大血丝密布的双眼，在看见我的一刹那，泪流满面。

14、

铁证如山，大表哥插翅难飞。

警察见状，纷纷脸色大变，果断将大表哥摁在地上，手铐伺候，疼得大表哥龇牙咧嘴。

然而，我还是低估了表姐的应变能力，就在所有人震惊的同时，表姐突然尖叫一声，扔掉身上的背包，疯也似的跑了过

来，一把搂住后备厢里蜷缩着的灿灿，痛哭流涕。

「我苦命的孩子啊！妈妈找你找得好苦啊！」

她鼻涕一把泪一把，直哭得我和李姝一脸懵逼。

周围群众见状也愣了，完全搞不懂状况，前脚刚蹦出来个亲妈，说孩子被人贩子抢了，这后脚又跑出来个，也说是亲妈，抱着孩子哭得惊天动地。

警察皱着眉头，向我投来疑惑的眼神，不等我开口，表姐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身份证，朝在场围观群众急呼：「我是张雯婷！孩子叫王灿灿，我们俩是合法的母子关系！这是我的身份证！」

话音刚落，大姨夫不知从哪儿冒出来，手里还高举着大红醒目的户口本。

「我可以证明，户口本在这儿，我是孩子的姥爷，张雯婷是孩子的生母！」他转过头，指着我和李姝，怒不可遏：「这两人是骗子！他们才是人贩子！」

我闻言脱口而出：「胡说！分明是你们把孩子绑了扔进后备厢里，竟然还乱扣屎盆子！」

我又指着大表哥问：「那他呢？他是谁？！」

表姐的回答令我咋舌：「我们不认识他，他和你们是一伙的！」

我低头看向大表哥，他紧咬牙关，看看表姐，又看看我，一语不发，显然是配合表姐，给所有人灌迷魂汤。

带队警察接过大姨夫手中的户口本，又拿过表姐的身份证，掏出身份核录仪进行核录，不到半分钟，他抬头看着我，面色十分凝重：「人家确实是亲生母女关系，那你俩是怎么回事儿？」

此言一出，我立马感到在场所有围观人群的困惑目光，如山的压力陡然袭来，竟令我一时语塞。

我万万没想到表姐竟然反客为主，但转念一想，我和李姝刚才的做法，的确漏洞很大，表姐的确是灿灿的生母，所以此时就算我和李姝有一百张嘴，面对表姐手里的真凭实据，我俩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！

可就在此时，李姝突然硬气：「让孩子自己说，谁是她亲妈！」

大家伙的目光全都投向灿灿，她虽然虚弱，但还算清醒，我见状连忙附和：「对！给孩子松绑！问她就知道了！」

听了这话，表姐脸上的慌张一闪即逝，她强装镇定，朝众人解释：「孩子受到惊吓了，这时候应该先送她去医院！」

想跑？

没门儿！

我不由分说，一个箭步冲过去，用力推开表姐，直接给灿灿松绑，结果大姨夫趁机偷袭，给了我一个耳刮子，我吃痛向一旁扭头，再回过头来，民警却将我制止。

围观群众高喊：「松绑啊！先给孩子松绑再说！」

另外有人附和，气氛比之刚才还要高涨，警察见民意被点燃，且松绑确实合情合理，便三下五除二地给灿灿松了绑，连忙招呼担架，让灿灿平躺着缓解疲惫。

我趁机问向灿灿：「闺女，你就说面前这人，是不是你亲妈？！」

灿灿虚弱地抬起头，先是看了我一眼，又直勾勾盯着表姐。

下一刻，她艰难地抬起双手，颤抖着用手语比画一通，却难倒了周围的人。

「谁会手语？！」

「我会！」

一位大哥背着包从人群中钻出来，自告奋勇。

「小姑娘说的什么，麻烦您给翻译翻译。」

大哥让灿灿重复了一遍，表姐的脸色却随着灿灿比画愈发难看。

大哥点点头，站起身对大家说：「小姑娘说这位女士，」他指了指表姐，「的确是她亲妈。」

所有人都惊呆了，他们看我和李姝的眼神，瞬间起了变化。

「但是，」大哥顿了一顿，「她还说亲妈整天虐待她，而这位先生，是她的表舅，是比她亲妈还亲的人！她亲妈想把她卖了，今天要不是她表舅，她就被自己的大舅，」大哥指着大表哥，

「也就是这个男人，给拉到山区里，卖给傻子当媳妇儿！」

话音刚落，我看见每个人的脸上，都带着一丝不敢相信，更多的，则是茫然。

唯独灿灿，她强行抬起头来，看着我不停流泪，我走过去蹲下身，轻轻抚摸着她的头，告诉她不要怕。

接着，她恢复了些许体力，快速地用手比画着。

大哥随着她的手语，神情愈发严肃。

许久，灿灿放下手，大哥直起腰，环视焦急等待答案的所有人，突然面露难色。

警察慌忙催促：「孩子说了什么，您倒是给翻译啊！」

「等等，我组织一下语言。」

他深呼吸一口气，提高了嗓门儿：「我不清楚孩子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，但她莫名其妙地给我讲了一个故事。」

我咽了口唾沫，不知为何，竟开始感到紧张。

「她说八岁那年，她的亲妈把她的头发和牙齿全部拔光，让她假扮成病入膏肓的白血病患者，在社会上博取同情，之后……」

大哥说着说着，竟忍不住颤抖，「之后，也是她的亲妈，强行把她绑在轮椅上，让她假扮下身瘫痪的残障人士，去骗钱。」

「更绝的，是为了防止秘密被败露，她的亲妈，也就是这位张女士，每次出门，都会喂她一种药，能够抑制她掌管发音的脑神经，让她暂时性失语，无法跟人交流。而实际上……」

大哥顿了一顿，目光灼灼，「实际上，小丫头说，她什么病也没有，她比任何人都要健康！而她母亲百般折磨她的原因，就是想通过营造出她身患多种疾病的惨状，骗好心人的钱，如果今天不是她的表舅及时阻止，她的亲妈可能就要坐上飞机远走高飞，而她就要成为山里傻子的媳妇儿，一辈子就毁了！」

话说完，全场鸦雀无声，落针可闻。

这一刻，没有人说话，安静得甚至能听到彼此呼吸。

我不敢置信地看着灿灿，又看向表姐，她的脸上写满了恐惧。

「不可能！孩子肯定精神错乱了！她之前进过精神病院！」

不说这还好，一说我就来气，我立马大声质问：「那你们私自组建一支假的医疗队，将灿灿从公共场合抓走又怎么说？！」

敢说这话，我可是有证据的，但我万万没想到，原来表姐竭力想要掩盖的终极秘密，竟然如此简单——

灿灿没病。

原来这么多年，灿灿一直被强迫着装成病人，表姐为了牟取暴利，不惜拔光了灿灿的头发，拔光了她的牙，甚至在被灿灿捅伤以后，表姐担心骗局即将暴露，竟然要把灿灿卖给人当媳妇，而自己一走了之。

究竟是怎样恶毒的母亲，才能干出如此禽兽不如的卑劣行径？！

我感到无比愤怒，想要冲上去狠狠给表姐一巴掌，却被警察拦住。

带队警官大手一挥：「我不管你们到底有什么纠纷，现在你们全都涉及阻碍公共秩序，请跟我回所里走一趟吧！大家伙都散了吧！」

仍旧沉浸在惊讶中的围观群众，有举着手机录像的，还有拍照的，遇到如此惊奇的事件，人们都在通过社交平台传播，事态似乎愈演愈烈。

人群立时哄闹，有人头脑发热，叫嚷着想要冲上来，还有人连连哀叹，想不到世间竟有如此歹毒的母亲，更有甚者，自发地

向前围堵，将我和表姐等人困在中央，扬言让表姐给个说法，不然不让走。

最终，警察费了好大力气，才将愤怒的人群驱散，带着我和表姐等人坐上了警车，送向了最近的派出所。

我不知道等待着我的将是什么，但我看着由李姝陪同被送上救护车的灿灿，发自内心的不后悔。

15、

表姐在警察的盘问下，和盘托出了全部的真相。

我的猜测没错，她多年来的确利用灿灿敛财数百万，但更让我咋舌的，是灿灿所有展现出来的「病痛」，竟然全是表姐一手伪造，而她们一家，俨然是一个利益链条十分完整的犯罪团伙。

表姐折磨灿灿，大姨夫负责 24 小时看守，不让灿灿与外界接触，大表哥则率领假的医疗队，随时听候调遣，防止灿灿在意外情况下败露秘密，在最大可能的情况下，将灿灿带离。

通过警方，我还了解到表姐在市区共有五套房产，每一套都是精装修，比她软禁灿灿的老房子要豪华十倍不止，而日常的表姐，从来没有打过一天工，她每天沉迷于麻将馆，身上不是穿着 LV，就是 Gucci，只不过见我们这些亲戚时，她才刻意装扮成穷困的模样，目的自然是维持艰难的形象，博取亲人同情。

至于那满满一包的黄金，实则是爱慕虚荣的表姐，挪用募捐而来的善款私自购买，而灿灿那次持刀捅伤她的意外之后，表姐意识到再这样下去，早晚会暴露，所以才萌生了尽快出手黄金变现，再将灿灿卖给山村傻子当媳妇，最终带着表哥和大姨夫远走高飞。

只不过，她千算万算，唯独遗漏了我。

用她的话说：「你是整个计划里最大的漏洞，其实一开始你说要去看望灿灿，我就该找人提防你的，但我当时觉得，你可能单纯是关心灿灿，没想到你们爷俩感情还挺深的。」

说这话的时候，我和表姐隔着玻璃，她坐在看守所里，已经穿上了橙黄色的囚服，整个人异常憔悴。

我问：「那你就没愧疚过吗？对灿灿做出的这些伤害。」

结果表姐的回答，令我无比胆寒。

「愧疚？」表姐笑了，「她要不是我闺女，我恨不得一把掐死她！都是因为她，才克死了你姐夫，如果生个儿子，我们一家人早就不用受累了。」

我惊呆了，看着面目狰狞的表姐，脑海中一片空白。

原来表姐竟然重男轻女到如此迷信的地步，这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。

我忿忿不平地反问：「那大表哥呢？他整天游手好闲的，也是因为灿灿吗？」

「当然，如果不是因为灿灿是扫把星，把这一家人的好运气都扫走了，我哥才不至于跟着倒霉。」

「没想到啊。」我叹口气，「表姐你还真是……」

我想了半天，实在没想到合适的形容词，无奈只能苦笑。

「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」表姐站起来，俯视着我。

我握着拳头，迎着她的目光，笑着说：「我这个做弟弟的，头一回想祝福你。」

「祝福我？祝我什么？」表姐一愣。

我站起来，转身向外走，头也不回。

「祝你把牢底坐穿。」

16、

三天后，我在医院里见到了灿灿。

她已经恢复，人也变得精神。

这些天都是李姝在照顾她，我很放心，推开门的时候，李姝正给灿灿削苹果，见我进来，灿灿坐起身，张开双手，甜甜笑着喊：「舅舅！」

就这两个字，我呆住了，步子生根一样。

天知道我多少年，没有再听过灿灿的声音。

「你……」我止不住发颤，「你叫我什么？」

「舅舅啊，咋了啊舅舅？」灿灿有些摸不准，怔怔地看着我。

我突然觉得鼻子有些发酸，忍不住伸手揉了揉眼：「没事儿，来的路上风太大，迷眼了。」

李妹笑骂我没出息，把板凳让给我，我坐在灿灿床边，接过苹果继续削。

「医生说你今天就能出院了。」

「好诶舅舅！」

「晚上想吃点儿啥？」

「红烧排骨吧！我可馋了！」

「哈哈好，我亲自下厨给你做。」

「舅舅！」

「嗯？」

「舅舅舅舅舅舅！」

「好啦，吃苹果吧，以后啊，你就跟我住。」

「舅妈也跟我们一起吧？」

「舅妈？」我顺着灿灿的目光转过头，一口老血差点儿喷出来。

谁知李姝竟然脸红了，深深看了我一眼，扭捏着逃出了病房。

我和灿灿对视一眼，相视大笑。

正巧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，别提有多温暖。

（完）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